

芬芳
一叶

我家屋前有个河

□黄正平

从小亲水,因为幼时在河边长大,所以一定要选一处邻水的住所。恰巧,在2008年我如愿以偿,次年装修迁入6层新居,跨年之际享受邻水、亲水而居的惬意。

每天,一早我会拉开窗帘,让阳光进屋,更是要让河面入眼。故乡老家的河在屋后,现在新居的河在屋前。

不宽的河流,30多米,装着日夜流动着的清清之水。那是长江之水,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来,走到我的眼前。沐浴在阳光下的河水,更加灵动,充满了生机,好似在对我说:“你早!”

树在河的两岸,延伸开来,绿满双眼。一只有着漂亮羽毛的大鸟,从一棵树飞跳到另一棵树,叶在晃、梢在动,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其实,我每天的清晨,不是从望一眼河水开始,而是在睡梦中就被清脆的鸟鸣叫醒了。看一下时间,才四点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所以我说,人是勤快的,鸟儿比人儿更勤快,天不亮就开始了觅食欢唱。

晾晒衣物时,我会把双眼抬起,看一看不远处的东流水;远眺,则透过高楼间的空隙看到五山,望见高高耸立的紫琅山及其支云塔。

夕阳西下时我走在河边,桥挺拔地横亘在河南、河北,把此地分成左右两岸。“北南”通南北、通天下。

夜幕降临时,月亮高悬在天上,星星在高楼间闪烁着她的眼,看着河水,看着河边正一个人散着步的我,还有垂钓者、闲坐者,时不时会腾跃起偌大水花的鱼儿。

我不去绿地散步,河畔就是我的最爱。

居所靠岸的不少,小区的楼宇间能有一条河流穿过的并不多见。我享受着这条河带给我的欣喜,与她日夜相依相伴,走在东流的水旁,也走在流逝的时光里。

她的名字叫海港引河……

风荷亭记

□王蝶飞

紫琅
诗会

微风经过荷叶的时候

停了一下

轻轻抚摸着夏日的河水

一只白鹭

也停了下来

它似乎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它一动不动地

凝视着水面慢慢长出皱纹

仿佛一生

就这样静静地度过

我提着裙裾

慢慢走近盛开的荷花

轻嗅它的清香

我愿意成为那只白鹭

在一叶浮萍上

静看风起



舞动芦花

陈顺源

一味清凉

□孙剑

为赶一场新民谣演出,我早早吃了晚饭,怕到时没有座位。

文友思林前日发信息来说,每一次吟唱,都是重生。本土原创乐队演出,她主持,一定来捧场哟。

对于小城的这个乐队名气我早有所耳闻,只是一直没有交集。其实我更偏爱一些古风雅集,比如古琴、古筝等沙龙,小坐则恰到好处。对于一些流行音乐,想起那些摇滚,吉他、贝斯、爵士鼓……脑子里会不自觉地“嗡嗡嗡”,还会联想到夜间飙车的小年轻们、酒吧热血沸腾的演唱。进入一定年龄后,狂热躁动已不是我的事。

据说音乐会放在古色古香的公园道举办,那里的徽派建筑我喜爱。一场新民谣在那里举办,仿佛光阴陈酿。

以《卡尔加里路》《贝加尔湖畔》出场时,却颠覆了我最初杜撰的联想。随

着吉他轻拨、夜色聚拢,仿佛栀子花的清香徐来,仿佛有湖畔的清澈和神秘,仿佛往事随云走……原以为那种甩头、摇摆的夸张,一点也没有。两把吉他、一把贝斯、一组鼓扛起了一个夜晚。如微澜,如凉风,鼓点也是那样温柔,仿佛漫不经心,却让低音震颤在了心坎,让你沉入往事的回忆,是轻盈的怀旧风,是坐在绿草坪上的青春记忆……

乐队主创徐老师年近五十了,在摇滚最风靡的年代,他爱上了民谣吉他。他一路走来,曲子里写满了艺术求索和青春记忆。他关注小城的变化和人们的生活,音乐会曲目除了几首翻唱外,其他都是原创。宣传海报上写着那是一场“不插电”的音乐会,所谓“不插电”的解释是指不使用电声乐器,不经过电子设备的修饰加工,用本真的声部和乐器来保持音乐的纯朴性。

徐老师用一把吉他团结了同频的朋友。在演出的中场环节,主持人还邀请了写词的作者创作谈,他们都是小城的文艺青年,写词的凯哥每天喜欢在微信圈发一些小诗,英雄识英雄,《小城,你早》就这样被徐老师发现了,曲子还上了好几个公众号,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音乐会上出境。《陈德邻的一封信》写的是在疫情期间,德邻老师忙于基层工作,虽家在不远的南京,却一年多没回去,她把对家人的想念写成了词,然后被徐老师谱成了曲,成了他们声情并茂的弹唱。

有一个夜晚,和友人春风途经长江路,春风忆起数年前跟徐老师学吉他的场景,他说再次经过这里,仿佛经过青春,那样的夜晚,是音乐催生的浪漫。

温柔的晚风,吹过城市的烟火。一场新民谣,清凉而入心,其实正是他们用心给予的。

玉兰
一瓣

两枚银元的故事

□金黎明

我家有两枚银元,两枚泛黑的“袁大头”。

前些日子,回乡下老家帮父母办理老年养老金银行账户合并事宜,从他们那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小木箱内翻找社保卡和身份证时,无意中找到了一个都快遗忘的小针线盒。望着手中的小针线盒,不由得想起小时候从中偷拿硬币买冰棍被发现挨打的场景。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父母还有何珍藏,打开针线盒,里面安安静静地就躺着几枚早年分币和两枚泛黑的“十年袁大头”银元。望着这两枚银元,我的思绪不由拉远,儿时的记忆、历史的变迁都在这两枚银元上得到了体现。

从我记事起,父母的第一次吵架就是为了这两枚银元。那是我刚六岁那年,父母准备把家里的两间逢雨就漏的结婚时爷爷分的小房子翻建一下,盖两间砖瓦房,可算来算去还差一百来元。一百元在1983年的农村乡下算大钱了,那时的农村纯收入也才三百多一年。为了盖新房,把能借的亲戚都借了,还有一点缺口,母亲就想到了爷爷平时一直把

玩的两枚银元,想把那两枚银元卖了,凑一凑,勉强能凑齐资金盖房,那时银元的行情大概是两枚“十年袁大头”能换人民币30多元,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在母亲和父亲商量时,父亲坚决不同意卖掉那两枚银元,哪怕新房晚点翻建也不同意卖掉银元换钱,为此两人大吵一场,父亲也说不出理由为什么不能卖两枚银元,只说那是爷爷的宝贝,爷爷一直随身携带着,也不给别人玩,小时候父亲偷拿了玩还被爷爷狠打了一顿。母亲到爷爷那儿去讨个说法、问个清楚,爷爷在低头抽了一根自己卷的芭蕉叶香烟后终于道出了那两枚银元的来历。

原来,这两枚“十年袁大头”是我爷爷当兵时的战友送给他的。那是在朝鲜战场上,爷爷的战友送了两枚银元给他,让他放在上衣口袋里,关键时刻还能挡下子弹,负伤了还能用银元消毒伤口。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两个人相互扶持、亲如兄弟,可战争的残酷让爷爷永远失去了他的战友。回国后,爷爷也找寻过战友的家人,想替战友尽孝道,可由于当时的交通、通信的落后,寻

找一直无果,这成了爷爷心中的遗憾,现在这两枚银元是爷爷唯一的念想和对战友思念之情的寄托,准备当传家宝传下去。

听完爷爷的话,我父母都沉默了,也不提银元换钱盖房的事了。后来,还是爷爷考虑到住房的实际问题,把他那除了两枚银元以外唯一值钱的上海牌手表卖了,凑足钱给父母盖了新房。

1992年年底,我上初三,爷爷突然病重,在垂危之际,喊我父亲和我到了床边,把那两枚银元给了父亲,嘱咐他必须保存好,这是一种情谊、一份见证;并叮嘱我要用心学习,争取考上高中、考取大学,改变人生。

现在,爷爷过世已经30年了,农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家的住房也重新翻建了一次,不变的永远是我们家对这两枚银元的传承。以后我也会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两枚银元并继承这份感情,也会和我的女儿讲这两枚银元的来历和其中包含的情感。

一段历史、两枚银元、不变的守护、永远的情谊。

灯下
漫笔